

根深叶茂

报告文学集



I25
04

根深叶茂

报告文学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四·呼和浩特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本由工农兵学员、工人业余作者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参加的“三结合”编创小组写作的报告文学集。

作品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，朴素的文学语言，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关于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光辉指示的伟大胜利，描绘了广大知识青年在贫下中农（牧）的再教育下，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，经风雨，见世面，根深叶茂，茁壮成长。有力地批驳了刘少奇、林彪一类骗子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无耻澜言。

本书所写的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先进典型。故事内容丰富，充满了较强烈的战斗气息和生活气息，具有一定的感染力。

根 深 叶 茂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.25 字数：120千

1974年2月第一版

197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95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32 每册：0.27元

目 录

盛开的马莲花.....	内蒙古师院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(1)
山村新人.....	内蒙古师院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(21)
“五·七”农场的年轻人	内蒙古师院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(38)
战斗在最前线.....	汪浙成 贾 漫 (55)
迎着朝霞飞.....	工人 柳 飞 (72)
火红的青春.....	袁 远 (87)
血 液.....	工人 刘静波 (96)
她爱上了草原.....	贾 漫 (106)
种 子.....	黄 彦 李可达 (116)

盛开的马莲花

内蒙古师院中文系工农兵学员

(一)

土默川上，六月的早晨。坦荡无垠的马莲滩洒满了朝霞，象是一块巨大的、闪光的彩色锦缎，铺展在蜿蜒起伏的大青山下，黄河岸边。

马莲花一朵朵、一束束的绽开了，蓝莹莹，紫腾腾，清新而又明丽。它根深叶茂，坚韧不拔，婷婷玉立，给夏日的马莲滩增添了无限的风采。

晨风微拂，掀起欢快的草浪，送来一串悦耳的歌声：

阳光灿烂照边疆，

知识青年心向党。

为了埋葬帝修反，

我愿永远把猪养。……

养猪姑娘蔡英赶着她的猪群出牧了。悠扬的歌声中她把小皮鞭一甩，啪地一声，大猪摇摇摆摆，小猪活蹦乱跳向前跑去，隐设在茂密的马莲丛中。

蔡英这个十七岁的姑娘，虽然只有八个月的养猪历史，可是她作出了怎样的成绩啊！

一九七一年十月，蔡英在托克托县中学初中毕业，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她怀着青春的理想，和伙伴们一起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大道，来到永胜域公社满水井大队落户了，决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平凡工作中，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美好夙愿。满水井的贫下中农用金色的秋天迎接了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。

正当三秋大忙季节即将收尾的时候，大队党支部决定要买三头母猪，准备重新发展集体养猪事业。

为什么说满水井大队养猪事业要“重新”发展呢？这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，他们也办过几次猪场，但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，结果猪不是病死，就是被杀掉，所以满水井的集体养猪事业总也没有发展起来。

猪，又买回来了。这消息象风一样越过屋脊，钻进家家户户，飞快地传遍了全村。人们纷纷跑来看那三头黑母猪、花母猪、白母猪，它们个个膘肥体壮，逗人喜爱。

“这几口猪真不赖，可得好好喂养啊！”

“是呵，明年咱就抓上自己的小猪了。”

“猪多了，肥就多；肥多了，粮就多；上‘纲要’过‘黄河’就有把握了。”

“唉，就怕和前几回那样呀！……”

这时候，只见老贫农白大叔分开人群大步走过来，跃到一个土台上，目光炯炯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大伙儿放心吧，经过文化大革命，批臭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，咱们这养猪场的命运，再也不能跟从前一样了！”

蔡英下乡以后，就发现满水井有个问题感到奇怪。毛主席

号召大力发展养猪事业，邻近的村子的养猪事业都很兴旺，有的大队还达到了一人一猪的标准。可是，满水井大队不要说连猪场都没有，就是连社员家庭养的猪也是屈指可数的几头，而且社员养猪，还得到外大队去抓小猪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当蔡英听到大队买来猪的消息以后，也赶忙跑到了猪场。她挤在人群里，听着大伙儿的议论，心里热乎乎的，好象有一种莫名的东西撞击着心头。她扭转身，挤出人群，径直朝大队党支部跑去……

蔡英向支部谈了自己的想法，然后提出了要亲自养猪的申请。支部答应等研究以后再定。

晚上，支部开会研究安排让谁养猪合适。同志们都说蔡英是棵好苗苗，在生产劳动中，象马莲那么坚韧；割地时，她双手起满了血泡，从不叫一声苦；打场的时候，她汗水浸透了衣服，也没喊过一声累。哪里活脏，哪里就出现她的身影；哪里活重，哪里就闪过她的笑脸。满水井的贫下中农，谁不说小蔡是个有志气的好青年啊！可是她来的时间还短，还没有经过风风雨雨，稚嫩的幼苗，要经过精心的培育，才能茁壮成长啊！

会议决定让蔡英养猪，也让她锻炼锻炼。不过，怕她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还决定让老贫农白大叔经常照应一下，算是蔡英的参谋。

第二天清早，支书披着棉袄，向井台走去。他知道，在那里，一定能找到他要找的人。果然，蔡英正把水桶挑起来，晃动着两条齐腰长的辫子朝白大叔家走去。支书默默地看着那晨曦笼罩着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担子重了些，走得还

不稳哪！”

“蔡英！”

蔡英放下水桶，一回头，支书已经站到了她跟前。

“支书，我的要求怎么样了？”蔡英问。

支书说：“你的要求，支部研究过了——”

“怎么样啊？”蔡英急切地问。

支书看看蔡英，又看看离他们不远的猪圈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咱队猪场的饲养员了。就看你敢不敢把这副重担子挑起来！”支书严肃地望着激动的蔡英。

“敢！”蔡英兴奋而又坚定地说。

支书仍然一边抽着烟，一边慢慢地、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毛主席让咱们大力发展养猪事业，猪多了，肥就多！肥多了，粮食就能增产，咱们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。”

“您说得对。”蔡英连连点头。

支书加重了语气说，“可是有一点必须记在心头哇：过去，我们养猪事业没有发展起来，是因为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；今天，我们发展集体养猪事业，就是在具体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这猪场虽小，可是连着纲和线啊！”

蔡英激动地说：

“支书，您放心吧，我懂了！”

(二)

朝霞映红了巍峨的青山，山上那苍松翠柏吐出新的枝叶；曙光照亮了滔滔的黄河水，黄河后浪推着前浪滚滚奔腾。

时间很快过去了半年多。蔡英跟着白大叔渐渐地学会了喂猪的本领。养猪场里已经有五头母猪、二十几头小猪了。在这半年多里，蔡英的脸晒黑了，手变粗了，身体比以前更结实了。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，蔡英在广阔的天地里迅速成长着。

太阳渐渐升起来了。蔡英把猪群赶到草滩的水洼旁边，让它们各自找到合适的位置吃稳，就在附近拔起猪草来。茂密的马莲丛里，闪动着姑娘那灵巧的身影，她不时地抬起头看看自己精心喂养的猪群，笑了，笑得那么甜、那么美。

扑通，那个调皮的花母猪跳进水洼里，它打了个滚，把两个前蹄探出水面，伸了个懒腰就趴下了。蔡英又笑了，这花母猪总是爱出各种洋相引人发笑。对了，就因为它逗人发笑，还使蔡英得到一次深刻的教训呢——

三个月前的一天，猪饿了，吵吵闹闹地追着蔡英。“别急嘛！”蔡英一面把刚拌好的一大盆饲料放在地上，一面说：“吃吧，吃吧！”就是这个花母猪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头扎进大盆里。没想到它使劲一拱，把满满一盆食翻了，连汤带食溅了一头，顺着脖子往下流。

“你，你这个东西，格格格——简直是个捣蛋鬼！”蔡英被逗得前仰后合地笑起来。

“笑什么哪？”白大叔路过猪圈，听见蔡英格格的笑声，停住脚步问道，“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，小蔡？”

“格格格……”蔡英笑弯了腰，用手指着花母猪说，“您看，它把食全给拱翻了。”说着，顺手又把一大桶拌好的饲料倒进盆里。

白大叔看着洒在地上的猪食，没说话。他慢慢弯下腰，双手一捧一捧地把稀乎乎的猪食捧在盆里。蔡英起先只顾看着湿淋淋的花母猪格格地笑，并没注意白大叔做些什么。当她的目光碰到白大叔那双捧着猪食的大手的时候，她的心象被火烫了一样，立刻收敛了笑声，蹲下身子，模仿着白大叔的样子，一捧又一捧地把猪食捧到盆里。

“小英呵，”收拾完了猪食，白大叔一边擦着手一边说，“解放前，咱们贫下中农穷呵，连人都没的吃，哪里还能喂起猪？今天，这队里、社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咱贫下中农的了。咱们是当家的主人哪！”白大叔停了停，把蔡英拉到身边坐下，又语重心长地接着说：“孩子，光知道爱猪还不够，要学会节约饲料，要学会当家呀！”

“要学会当家啊！”蔡英心里重复着白大叔的这句话。这话的意义太深刻了。当她满怀着心事再一次给猪送食的时候，刚一进门，她觉得象有人从身后边揪了一把，再也走不动了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蔡英又用力向前迈一步，哎哟，好疼！原来是自己的一条长辫子挂在了门的钉子上。蔡英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她放下猪食盆，转身回了屋。也怪，今天一进宿舍，偏巧看到了自己那张照片，照片上的蔡英微笑着，双手戏弄着那条长长的辫子。蔡英注视了一会儿，心想，照片上的自己，辫子那么长，脸那么白，哪象一个猪场饲养员！更不象一个公社里的当家人！于是她立刻拿出剪子，嚓嚓把两条长辫剪掉了。

当天夜里，蔡英的思潮象黄河的波浪翻腾不息。白天那一幕，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，耳边响着“孩子，要学会当

家呀”的话语，眼前闪过那双捧着猪食的大手。不一会儿，她又好象听见自己那格格的笑声。相比之下，这是多大的差距呀！贫下中农不愧是我的老师！对，是该学会当家呀！想着想着，她翻起身，拉着了灯，打开了支书送给她的指导养猪工作的学习材料，眼睛久久地停留在第二行重重的黑体字上：

“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，某些青草，某些树叶，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，不一定要精料，尤其不一定要很多的精料。”毛主席的话象钥匙打开了她心灵的窗户。她想，富饶的马莲滩养育了多少牛马群呵，为什么就不能把猪放到草滩上去呢？过去，满水井地多人少，没有放猪的习惯，现在为什么不能开个先例呢？蔡英想着想着，心就飞到马莲滩上去了，她仿佛看见大大小小的猪狼吞虎咽地吃着大自然的丰盛美餐。这能节约多少精饲料呀！对，应该这么办哪！

从此以后，每天早晨人们都能看见一位梳着短辫的养猪姑娘青春的笑脸，在马莲滩上迎接初升的太阳。

(三)

满水井的八月末，正是农田里缀红挂金、牧场上牛羊肥壮的季节。阵阵清爽的风，夹带着田野上的芳香，把丰收的喜悦吹向贫下中农的心头。

一天傍晚，社员们收工后，陆陆续续向养猪场走来了。今几个，又算是满水井的热闹日子吧——一群小猪该出窝了。人们来到大猪圈往里一看，哈，那十几只胖乎乎的猪娃活蹦乱跳，个个都是好身腰，谁见了不爱，谁见了不夸呢！老汉们叼着烟袋品评着大猪的健壮，老太婆们唧唧呀呀地赞叹着喜

人的小猪，姑娘和媳妇们夸奖着养猪姑娘的能干，娃娃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，嬉戏着，欢叫着。几个小伙子正在给人们逮小猪。小猪发着“吱——唔，吱——唔”的呼叫声。好热闹的养猪场啊！

“咦，蔡英哪儿去了？”一窝小猪快抓完了，一个姑娘突然发现蔡英不在现场，大声问道。

白大叔笑哈哈地对众人说：“是啊，这姑娘哪去了？今几个这场戏，本该蔡英唱红的，可这娃娃不知又忙乎甚去了！”

一片阴云由西北天边迅速漫了过来，飘在人们头顶上。看样子，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。

“咦，那不是蔡英吗？”人们发现蔡英在西北角的那个小猪圈里站起来了。

腿勤脚快的姑娘们喊着向蔡英奔去。

可是，当她们走进小猪圈一看，都愣住了。这时的蔡英，绷着脸，一句话不说，平日那喜笑的眉眼不见了。姑娘们以为蔡英在故意开玩笑，便也故意问开了：

“哎，我们的女猪倌，你咋的了？”

“又说又笑的‘蔡梅梅’今几个得了哑巴病了？”

“人家抓走小猪，你不高兴了吧？”

“别闹了！”蔡英不耐烦地说，“你们看！”

这时白大叔和在大猪圈旁边的人群也过来了。人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！那头怀孕的黑母猪象死了一样躺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白大叔伸手摸摸它的身体，手就象放在火炉壁上似的，那双蒲扇般的耳朵却象冰一样凉，四条腿不停地抽搐

着。

“这猪得的是啥病呵？咋个治法呀？”蔡英压抑着烦躁的心情，询问周围的人们。

一位大娘说：“前年我家的黑猪，也是眨眼就得了这么个古怪病，没两天就死了。到了也审不清是甚病。”

这一引开头，人们就纷纷议论起来了：

“我那白猪也得了这么个病，咋也没治好。”

“干脆，给它一刀！”

“这猪，反正是今儿明儿的鬼了！”

.....

一句句议论犹如一根根钢针猛烈地刺着蔡英的心，当她听到“刀”字的时候，心更象是被人揪了一把。可是，当蔡英那忧虑的目光和白大叔那沉着的眼神碰到一起的时候，唰地一下，象闪电照亮了夜空，蔡英的心明白了大叔的用意：要沉着，冷静。

“我看，这猪不能杀！”蔡英说，“眼下兽医还没回来，猪的病也没弄清，咋能不清不白地杀呢？以前猪得了这病就死，难道以后得了这病的猪也只有死吗？”

蔡英的话刚落音，白大叔接着说：“不能杀！一定得想法把它救活。”

在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，黑云早已布满了天空。突然，一个闪电，一阵雷声，大雨瓢泼而下。

猪圈里马灯一闪一闪，照着蔡英挂满晶莹水珠的脸庞。她的头发水淋淋的，衣服全湿透了。但是，崇高的革命责任心使她忘却了这一切。她全神贯注地给黑母猪喂着细食。一

勺一勺地喂进去，可是又一点一滴地流出来。

大雨无休止地下着。

黑母猪的呼吸更微弱，身体也麻木了。

蔡英多么焦急地盼望兽医的归来呀。她象刚刚学习养猪的时候那样，出了白大叔家门又走进李大爷家，到处询问着给猪治病的方法。当她听说给猪放放血也许能够解决点儿问题的时候，在白大叔的指点下，她用剪子剪破了黑母猪的耳朵。但是黑母猪的病仍继续恶化着。

第二天，雨停了，但天没有晴。

晚饭以后，社员们不约而同地汇聚在养猪场。

由远而近的自行车铃声把人们吸引了：“呵，我们的兽医回来了。”

年轻的兽医赵占小才从县里学习回来，听说黑母猪病了，他就直奔猪场而来。蔡英和贫下中农迎上去。一双双期待的目光一齐向他投去。

占小一边细细看着黑母猪身上泛起了密密麻麻豆粒大的红斑，一边询问猪的病情。他伸出一只手提起猪的耳朵，又一松，嘭地一声，猪的头重重地砸在了地上，它已经没有知觉了。占小情不自禁地叫道：“丹毒病！是丹毒病呵！”

“咋个治法？”蔡英急切地问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占小。贫下中农期待地望着占小。占小说：“按以前的经验，它也许很快就死，也许会慢慢拖下去，要想救活……”话的后半截，他没有说下去。

“难道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？”白大叔问。

“要有，也是针尖儿大的一点儿了。”

又有些人咯吵起来：“杀吧，免得鸡飞蛋打，猪死了，把人也熬煎坏了。”

“是呵，杀了吧！免得给姑娘找麻烦。”

“唉，谁能把针尖儿大的希望抓住呢？还是杀了吧！”

“针尖大的一点儿。”蔡英听着大伙的议论，一直在细细地品味着这句话。这天晚上，一同下乡的姐妹们收工一回来，就把听到的各种议论一古脑地告诉了蔡英。

一个地主分子说：“猪场好，猪场好，这才是繙鞋的不用锥子——针（真）好咧！”

一个富农分子说：“吃上五谷杂粮还想登天呢！这集体养猪就是劳民伤财！”

啪地一声，平时和颜悦色的蔡英，听完这些话一只手拍在桌子上，霍地站起来，满脸怒气地说：“好——他们到底是跳出来了！”

“你不让他跳出来也不行啊！”

支书和他的声音一块儿进了屋。

“支书！”

“支书……”

大伙忽拉一下把支书紧紧围住了。

“孩子们，”支书坐在她们当中慢慢地说，“一头黑母猪引起的问题并不简单。阶级敌人想乘这个机会破坏咱们集体养猪事业。你们说，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！”是全屋的人在回答。

蔡英很激动，她把地富分子说的话告诉了支书。支书拍拍蔡英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你想想，他们哪个时候说过人话

呢？”

“对呀。”

“孩子们，”支书一字一句地说，“咱们要把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印在脑子里，用它来观察我们生活里发生的事情，就一定能看得清，想得到啦！”他看了看蔡英，又接着说，“小蔡，你还记得刚养猪的时候咱们说的话吗？现在可真到了执行什么路线的关键时刻啦！”

蔡英的眼睛亮了。

姐妹们的眼睛亮了。

窗外，那银盆似的月亮穿云破雾越升越高了。

支书告诉姑娘们，党支部决定，一定要全力以赴把黑母猪的病治好，用实际行动粉碎阶级敌人的进攻。蔡英激动地暗下决心：我就是脱皮掉肉，也要把黑母猪治好救活！最后，支书还告诉蔡英，多和兽医商量商量。

蔡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，在灯光下捧起了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。她一边读一边想，眼前浮现出几幅截然不同的画面：一幅是满水井几次养猪几次失败的情景；一幅是马莲滩上欢跳着大大小小猪群的诗情画意。还有一幅，是地富分子看到黑母猪病重以后，在黑暗的小屋子里发出了一阵阵的奸笑。这时她的耳边又响起在接受养猪任务时老支书的语音：“这猪场虽小，可是连着纲和线啊！”正好，这时兽医赵占小来找蔡英，没等他坐下，就急切地问：

“占小，你看这猪是病到非杀不可的程度了吗？你可知道这猪怀着胎哪！杀了它，就等于杀了十几个小猪，也就等于扼杀了十几个小型化肥厂。这与毛主席的教导可是背道而

“嗬呵！再说，今天黑母猪病了，咱杀了它。明天白母猪病了，再杀了它。花母猪病了呢？那，咱们都杀吗？”

占小听完蔡英的一席话，觉得很有道理，点点头说：“是啊，把猪一个个都杀了，咱这养猪场不又和从前一样啦！”

“对呀！”蔡英紧接着说，“过去咱满水井几次养猪几次失败，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；今天，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，就没有过不了的山，攻不下的关！所以，只要还有针尖大的一点希望，我们就要想办法让黑母猪活下来呀！哎，占小，你看咱们能不能给猪针灸一下呢？”

兽医被养猪姑娘的路线觉悟和对工作的满腔热忱感动了，他满怀信心地说：“对！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事是人作出来的。咱们试试看！不过就是没有针呐。”

“用繡鞋的锥子不行吗？”蔡英再次提议。

“对，咱们马上试试。”兽医决定经过实践再作结论。

于是他们来到猪场，用繡鞋锥子给黑母猪作开了针灸。一次两次……五次七次……没见效果。是真的不管事儿呢，还是穴位不对，或是进针深度不够？蔡英和占小回到屋子里，再一次学习了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。“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，这种形式，循环往复以至无穷，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，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。”他们的心亮了，他们经过仔细研究，认真分析，觉得毛病出在进针深度的问题上。

“占小，咱们再把针进深些。”蔡英说。

“好。再来！”